



富兒之苦

第一章

這本書中的主要人物乃是一個英國倫敦的小女孩。倫敦是普世名城之一，其中有不少富足的居民，但也有些貧苦的百姓。本書所論的這女孩却是生長富家的。富足的孩童固然令人欣羨，因為凡錢財能置買的東西，如同住居，衣，食，以及一切玩具器物，都可以隨心所欲，應有盡有。但是有一件是金錢不能辦到的：就是父母的賢否。有些富足的父母不但使兒女能得一切物質的供應，也能使兒女感受精神的愛情；扶養以道，訓教有方。有些富足的父母却只知營利自私，放棄愛護教導的

天責，把兒女交付傭僕，一味自己享樂。大概世界各國都有這樣的情形。因此有許多富足父母的兒童正與那些貧窮父母的兒童一樣的可憐。愚見看來，作有錢却不知愛護教導子女的父母的兒童，倒不如作貧窮而專心照顧訓養子女的父母的兒童。

所要述說的這個女孩名叫美瑞。她的父親名稱艾德華先生。她住的是一所高大的樓房，坐落在一道惟有富足人居住的街上。美瑞時常坐在窗前觀看外面一切來往的人物。她有兩個哥哥，但是他們都在學校中，住校讀書。美瑞是個美貌的女孩；她穿的衣服也極其美麗。有兩個保姆和一位女教師照顧她一切的事。她絲，棉，呢，絨，各樣的衣服都有；各式的靴鞋，有各種的顏色。她的玩具很多，過於她所要的。她那兩個隨身的保姆：一個專管她梳洗的事；一個專管她穿着之物。那一位女教

師專教她讀書寫字。讀者們讀了這些情形，以爲美瑞必是個極其快樂的小女孩。但是美瑞雖然有那些物質上的享用，她的精神上却很感覺孤寂。她已經六歲，還始終沒見過她的母親！她同教師和保姆們住在那樓房的最上層。她母親從來沒上去看過她；也沒有人領她下去見過她的母親。有時候她若玩耍或喊叫的聲音大些，她的保姆便要對她說：『美瑞小姐，你應該安靜些；不然你的母親若是聽見你這樣吵鬧的聲音，必定要生氣。』美瑞每逢聽了這樣的話，便自己心裏思想，不曉得甚麼是母親；她玩耍喊叫，爲甚麼母親要生氣？她認識她的父親，因爲他常上樓去看她。有時候他也和她一同玩耍；他裝作一隻大熊，在地上爬，教美瑞坐在他的背上。只是他與美瑞同在的時間不很久。

她們家中還有一個丫頭有時候到美瑞屋裏去收拾屋子。美瑞很喜歡

她。那個丫頭名叫竺。她身材短小，一目稍斜，面貌醜陋。一切別的僕人所不屑作的事，如同打掃灰塵，收拾火爐，擦刷銅器等等，他們都吩咐她去作。美瑞很喜歡和她談話，有不明白的事也問她。因為她有時候問她的教師這個那個，她常對她說：『你靜默些，不要這樣亂問。』但是竺對她却永遠是和顏悅色，有問必答。有一天美瑞又因為大聲喊叫玩耍，被保姆禁止，說怕她母親生氣。美瑞便拿定主意，等她父親來的時候問他，母親到底是個甚麼樣的人物。但是那一天她始終沒得見她父親的面。

第二天竺來打掃屋子，美瑞就對她說：『竺，我有一件事要問你。你快快告訴我，恐怕保姆就要來了。你能告訴我母親是甚麼麼？』竺注目看着美瑞，回答說：『小姐，母親就是母親。』美瑞說：『母親到底

是甚麼呢？」竺說：「阿，小姐，我實在說不出來。不過我知道母親有好的有不好的。好母親必愛孩童，常抱着孩童，與孩童親嘴。」美瑞說：「我願意有那樣一個母親。我想那樣的一個母親比我這一切玩具都好得多。」竺說：「不錯，我就有那樣一個母親。我每逢放假回到家裏，我母親便抱着我，用嘴親我，對我說：『我很喜歡見你。』」美瑞說：「你在家裏必須安靜，不准大聲說話玩耍麼？」竺說：「不然，不然。我母親很喜歡我大聲說話玩耍。我母親只有一樣毛病，就是有時候她從瓶子裏喝得多點。」美瑞說：「瓶子裏是甚麼？」竺說：「是酒。」美瑞上前去，用嘴親竺那骯髒的臉，說：「竺，你肯許我與你共有那個母親麼？我很願意得一個肯讓我用嘴親她，愛她，也許我大聲說話玩耍的母親。」

正當那時候美瑞的保姆回來，把她們的話打斷了。保姆給美瑞穿好了衣裳，她的教師要帶着她出去散步。保姆正給她穿衣裳的時候，她忽然問保姆說：『人有個瓶子是不對的事麼？』保姆說：『甚麼瓶子，我不懂你說的是甚麼？』美瑞說：『我說的是母親有時候有的那樣的瓶子。』保姆說：『這必是那竺丫頭又對你說了甚麼。她若再與你談話，便要辭退了。』美瑞放聲大哭說：『你不可以辭退竺。你若把她辭退，我一定和你打架。』這時候女教師進來，拉着美瑞的手，便和她一同下樓，出去散步。她們走到一個華美的公園那裏，女教師便坐在一張椅子上，教美瑞在她面前來回的走。她說：『你先向左走九步，回來再向右走九步。這樣抬起頭來往返走九次，嘴裏不要說甚麼。』美瑞很不喜歡那樣走，她願意像別的孩童那樣隨意跑跳玩耍。她一面走，一面往四

圍看，想要看見一個慈愛，有瓶子的母親。忽然她的教師立起身奔了她來。只見一輛極華美的汽車從她們面前經過，車中坐着一位面貌俊美，衣飾華麗的婦人。她在車中看看那女教師，輕輕向她一點首；那女教師却向她恭恭敬敬鞠了一躬。美瑞看着女教師，問她說：『那是誰？』女教師說：『那乃是你的母親。』美瑞說：『我的母親！她並沒有看我。她身邊有個瓶子麼，她有時候從瓶子裏喝得太多麼？』女教師說：『你的母親乃是這全城中最時式的一位婦人。你說甚麼瓶子？你真是個奇怪的孩子。』美瑞說：『我的母親很好看麼？』女教師說：『是。你還往返照着我吩咐你的走罷，不要多問了。』美瑞無法，只得遵命而行，但是她自言自語的說：『我喜歡有瓶子的母親，喜愛我。用嘴親我。』

第二章

那天晚上美瑞要上牀睡覺的時候，屋裏很熱。她的屋子因爲在樓頂上，裏面的牀帳器具雖然極其精美，却免不了悶熱。樓下便是客人的臥室和寬大的接客廳。保姆安排美瑞上了牀，就對她說：『美瑞，快快睡覺罷。不要出聲吵嚷，因爲你母親今天晚上有點頭痛。』保姆走了，美瑞因爲天熱睡不着，就躺在牀上心裏思想。她甚盼望竺來和她談話。她還要問她些關於母親的事。她隨身的兩個保姆以爲她已經睡着，便一同出去看夜戲去了。過了不大的工夫，美瑞聽見她的屋門輕輕的開了，後來她看見竺用脚尖悄悄的走進來，恐怕驚醒了她的樣子。美瑞坐起來，說：『竺，竺，這裏來。』竺說：『我不敢停留。我白天把刷子忘在

這裏，她們若是查出來，一定要責罰我。」美瑞說：「你一定要在這裏。我願意你再對我說些母親的事。」竺走到牀邊去看着美瑞，只見她兩頰發紅，二目圓睜。竺說：「這屋裏很熱，我把窗開一點好不好？」美瑞說：「好，好，保姆說不許我開窗，恐怕我受了風。但是我想你可以開一點。」後來美瑞又說：「竺，我母親今天晚上有點頭痛。」竺說：「有錢的人發了脾氣就常說是有病。」美瑞說：「你不可以這樣說我那美貌的母親。」竺看着美瑞說：「是麼！那樣我便要說晚安，走了。」美瑞說：「你不要走。我一個人在這裏很冷靜。我還有話要問你。你想你的母親能愛我，用嘴親我，抱着我，像她待你那樣麼？」竺說：「我想她能。但是你爲甚麼想要我那樣一位母親呢？她是一位好母親，我很愛她。不過她有時候太愛那瓶子，她就是有那一個毛病。哎，貧窮人有

毛病，富足人也有毛病。』美瑞說：『竺，你今天晚上要去看你的母親麼？我也要去看看她。我喜歡有瓶子的母親，因為她們愛兒女，用嘴親兒女。』竺說：我今天晚上不去。我打算禮拜天去，那一天我可以把我的工錢拿去送給她。』美瑞說：『我有五角錢，我可以給你。你母親用那個錢去作甚麼呢？』竺說：『她可以再去買瓶子。』（竺的意思是說瓶子裏的酒）美瑞說：『那很好。』後來美瑞又說：『竺，你禮拜天把我帶去見你的母親，求她容我坐在她腿上，用手抱着她，用嘴親她，好不好？』竺想了一想，回答說：『我可以試一試，若是保姆們都走了，或者我可以帶你去。』美瑞忽然又問說：『竺，你那親愛的母親像貌也長得像你麼？』竺說：『不，我比我母親的像貌還好看些。我母親臉上有一大塊疤痕。她有一次喝瓶子裏的東西太多了，跌在地上，把臉跌破

了一大塊。』美瑞說：『我看你的像貌很好看。竺，你到我身邊來，我有幾句話要輕輕的告訴你。』竺說：『我不能到你身邊去，我的手很不乾淨；我站在這裏聽就是了。』美瑞說：『今天我同富女士出去散步的時候，看見我的母親了。她的像貌很好看，穿的衣服也極華麗。她向富女士一點頭，但是並沒有注意我。』竺說：『阿，這樣還不如我那愛我抱我的母親。你的母親乃是自己出去快樂。我到禮拜天若有機會，必帶你去看我的母親；只是請你不要忘了你應許給我的那五角錢哪！現在你應該睡覺了。』說完這話，竺就走了。

美瑞還是睡不着覺。她獨自思想，覺得她這纔明白母親與母親也有不同之處。她不曉得她的母親也有個瓶子，或是只有那愛兒女抱兒女的母親纔有瓶子。後來她想到自己的母親，心裏說：『或者她不知道我是

她的女兒。她若是知道，必定和我談話了。我甚盼望父親上樓來，可以問問他。我也很喜歡見我的母親。我若見了她，便可以告訴她我是她的女兒。我想我可以下樓去找我的母親，對她說我是她的女兒，很愛她。

『小美瑞不住的那樣思想，待了一會便立起身來說：『我一定要去找我的母親。我信我若告訴她我是她的女兒，她一定愛我。』於是她輕輕開了房門。那時候全樓中寂靜無聲。美瑞身上穿着白睡衣，赤着雙腳，就下樓去了。有一間屋子，門開之處，出來一個青年人。他看見美瑞，就大聲說：『阿，你是誰？』那青年乃是一個客人，名叫赫司德。美瑞見問，便回答說：『我是美瑞。』那青年人說：『阿，我曾聽見過這樓裏藏着一個小姑娘。』美瑞說：『我並不是藏在這樓裏。請問你是誰？』青年人說：『我名叫赫司德，但是我的聖名很簡單，叫博德。你就稱呼我

博德，好不好？」美瑞說：「好，這個名字說着很容易。我願意告訴你我來是要見我那極好看的母親，但是我不曉得她的臥室在那裏。」赫司德先生看着小美瑞，心裏不覺充滿憐恤她的意念。他問美瑞說：「你的保姆們呢？」美瑞說：「都出去了。」他又問說：「你爲甚麼要見你的母親呢？」美瑞說：「今天她從靠近花園的地方經過，看見我並不認識我。應該有人領我到她面前，說：『這是你的女兒。』那樣我想她必要愛我，用嘴親我。今夜我要使她有一番驚喜。她回來的時候我要使她見她的女兒。」赫司德先生拉着美瑞的手，鄭重着對她說：「我可以把你母親的臥室指給你。」美瑞說：「博德，我謝謝你。我對於你比我的保姆們更喜歡多了；但是還比不上我喜歡竺和她的母親那樣。我要把我的五角錢給竺的母親，使她的瓶子可以充滿，因爲有些作母親的喜歡瓶子

。』赫司德先生說：『可惜我並不知道竺是誰；但是我告訴你，這一間就是你母親的住室。』美瑞說：『在這將分手的時候請你抱抱我，親親我好不好。』於是那青年人把美瑞抱起來，用嘴親親她，然後把她放下。他抱着美瑞的時候，心裏思想說：『那個婦人真是沒有慈心。她真不配得這樣一個可愛的女兒。』

美瑞進了她母親的住室，覺得那間屋子是她從來所見最寬大最華麗的一間。屋中有一股芬芳的香氣，美瑞不禁立在屋中用鼻子聞。後來她慢慢走着看屋中那一切華美的金銀裝飾和各樣名貴的器物。她又看見一間小點的屋子，是她母親更衣的地方；裏面掛着各樣華美的衣服。美瑞過去用手摸着那些衣服，說：『這些都是我那好看的母親所穿的衣服。』後來她走到她母親的浴室中，看見那洗浴的屋子裏有一個寬大的白

磁浴盆，大塊的香肥皂，柔軟的洗浴海棉。美瑞也一一的過去摸一摸，說：『這些都是我母親用的東西。』末了她到了臥室裏，看見一張寬大舒適的白色牀。牀上放着極華美的被褥和鑲着花邊的大枕頭。美瑞也用手摸摸，說：『我的母親睡在這裏。』忽然她又想到赫司德先生，便自己心裏說：『我喜愛博德，只是比不上我喜愛竺。我喜歡竺那隻斜眼。她的母親一定很美好。我的母親也很美好，只可惜她不認識我。我可以爬到這大牀上去睡，使我的母親驚喜一番。』美瑞搬過一把椅子，登着椅子便上了那大牀。她把頭放在大枕頭上，不大的工夫就入了夢境了。美瑞夢見一個華美的婦人把她放在腿上，抱着她，說：『我並不曉得我有個名叫美瑞的小女兒。』後來她的夢境改變，她又夢見一個高大的婦人，手中拿着一個瓶子，樓抱着她，用嘴親她。於是美瑞就在那牀上

睡夢起來。這乃是她出世以後第一次睡在她母親的牀中！

第三章

過了不大的工夫美瑞醒來，用手揉揉眼，向屋中各處一看，看見大穿衣鏡前面立着一位珠圍翠繞的美婦人。她身旁有一個法國女僕幫助她脫下出門的衣服，換上晚間的寢衣，就退出去了。

那時候屋中只剩了那美婦人和美瑞兩個人；美瑞心裏思念說：「這個婦人便是我的母親，我應該使她知道我在這裏。」正在那時候，她母親坐在椅子上，用小聲自己嘆息說：「阿，我乏了，我的頭很痛；今天晚上那些人真是可怕。」美瑞忽然從牀上坐起來，說：「我恨那些人！」她母親嚇得大叫一聲，轉過身來問她說：「你是誰？」美瑞說：「我

乃是你的小女兒美瑞，我想我應該來見你，因為你似乎是不認得我。我恨那些你以為可怕的人。」

她的母親走過去看着她，她那時候心裏很快樂。她心裏想：「我母親是過來要與我親嘴。」那知道她母親看着她，厲聲說：「你這不聽話的孩子，怎麼這樣大胆，竟敢到我這屋裏來呢？」於是她把叫人的電鈴一按，就有一個僕人走進來。她吩咐那僕人說：「快去把這孩子的保姆叫來。」美瑞聽見這話，就哭叫說：「不要保姆；請不要把我趕走，我不肯走。我恐怕你是用的瓶子（酒）太多了，不然你必不肯把我趕走。」她母親頓足對那僕人說：「快去把她的保姆叫來，你怎麼還在這裏站着呢？」那僕人走了之後，她就大怒，對美瑞說：「你說我用多了瓶子是甚麼意思呢？」美瑞一見這個情形便放聲大哭，說：「竺的母親用的瓶子

很多，所以我想你的一切作母親的必都是多用瓶子。母親，請你與我親親嘴。你今天在公園那裏看見我却不認得我，所以我想我應該下樓來見見你。」她母親怒氣未息，用力在她臉上擊了一掌。

忽然門開之處，美瑞的父親邁步進來；他看見美瑞的母親，問說：「甚麼事這樣吵鬧？」他的妻說：「這個可惡的孩子，實在應該重重的打她一頓。」美瑞哭喊着說：「阿，父親，我的母親打了我了。」說完這話，就將頭伏在枕上哭泣起來。她父親過去對她說：「美瑞，我可以帶你到我屋裏去。」於是他將美瑞抱起來，走到自己屋裏去。美瑞哭哭啼啼的對她父親說：「我今天看見了我的母親，我想她必是喜歡見自己的小女兒。我也很願意有一位親母親。」她父親對她說：「不必說了，你的父親如今與你同在，你的父親必要照顧你。」他一直的雙手摟抱

着她，不大的工夫她就閉上眼睡着了。於是他慢慢把她抱到樓上，到她自己的屋裏去，輕輕把她放在她的小牀上。

她父親在那屋裏四面觀看，說：『這屋裏太熱，小孩子不能在這裏睡覺。』那兩個保姆這時候竟上前來向美瑞的父親鞠躬行禮，但是美瑞的父親大怒，問她們說：『你們爲甚麼不開窗；爲甚麼不盡職守，照顧這小孩子呢？』有一個保姆說謊，說她看着小姐睡着了纔出去的。那一個也將要開口推諉，但是艾德華先生却把她喝住；對她們說：『你們這兩個人在這一個月之內都可以去另找別的事。如今快給我把這屋中的窗開開！』她們兩個把窗開了之後，艾德華先生便吩咐她們退出去。她們兩個到了外面彼此議論，都不明白美瑞爲何那樣大胆，敢到她母親屋裏去。

第二天艾德華先生到他夫人屋裏去，看見她穿着繡花綢緞的衣裳，裝飾得極其美貌。艾德華先生說：『我今天願意坦直的與你談幾句話。

』他的夫人說：『我也有點事要對你說。我的錢不夠了，你還得給我開一張支票。』艾德華先生說：『上禮拜我給你五千元，難道說你已經都用完了麼？』他夫人說：『像我這樣的貴婦人，五千元還算了甚麼呢？我必須添置衣服，至少還要一萬元。』艾德華先生說：『你現在的衣服已經多得穿不過來了。』他的夫人帶着怒氣回答說：『有些男子真是糊塗虫，我看你正是要學他們的樣子。我不能三番兩次的常穿一件衣裳；我必須常換新的。』艾德華先生說：『我不是來與你談論錢財的事，乃是來與你討論我們的女兒美瑞的事。我看你似乎是忘了你有個孩子！』他的夫人說：『我並沒忘記，我有三個孩子，就是彼得，保羅和這個美

瑞。』艾先生說：『彼得和保羅有幸福，都去住校讀書。我恐怕他們一生也不記得母親的慈愛，因為你從來沒向他們表示你的愛心。但是美瑞如今住在家中，我願意你善待她。』他的夫人說：『我向來恨惡小孩子，連我自己的兒女我也不喜歡，我不肯因為他們受煩擾。』

艾先生用嚴厲的詞色對他的夫人說：『你聽着，我如今定意要使美瑞快樂。昨天晚上她說她不認識你，你不以為這是可羞愧的事麼？從今以後你必須認識你的孩子。美瑞可以隨意到樓下的各屋裏去，你在客廳裏與客人談話的時候她也可以去。你坐車出門的時候，可以帶着她。你肯照著我所說的這樣辦，我便供給給你作衣服的費用，不然我就分文不再給你。』他的妻說：『你這個人真是無理。美瑞年歲不大，身量却很高。我不願意別人想我既然有那麼大的孩子我的年紀必是不小。兩個兒子

雖然很大，但是他們不在家，別人看不見他們。』她的丈夫說：『想不到你這作母親的居然能說出這樣愚蠢的話！如今我的主意已經拿定，我方纔所說的兩方面可以任憑你選擇。還有一件必須更改的事，就是不可以使美瑞再住在樓頂的屋子裏，須給她一間大些並通空氣的屋子。』他的妻說：『你說怎樣就怎樣。』她的丈夫說：『我所說的你都應許一一照辦麼？』他的妻說：『我想我只好應許。』她的丈夫說：『但是你須記得，你如果不照着你所應許的辦，我立刻便要停止供給你一切的費用。』他的妻說：『好，好，只是我欠裁縫的三百元錢你必須快快給我。』她的丈夫看着她說：『你若能作我們結婚的時候我想你能作的那樣的婦人，我甚願把我全世界所有的錢都給你。』

說完這話，艾先生就出去到樓上美瑞和她的先生富女士讀書的那屋

裏去。美瑞一見她父親進來，便跳躍着跑上前去。艾先生用手抱住她，說：『美瑞，我要同富女士說幾句話，你可以到別的屋裏去玩耍一會。』美瑞剛跑出去，就看見竺從後面的樓梯走上來。於是美瑞對她說：『竺，你快快到我屋裏來。』竺說：『我恐怕主人知道了要把我趕出去。』接着她又問美瑞說：『你臉上怎麼有那麼一塊印，是有人打你來着麼？』美瑞說：『竺，我很喜愛你，但是有些事我不能告訴你。今夜你一定要到我屋裏來。』竺說：『我可以試一試；但是現在我必須趕緊的去了。』

美瑞到了自己的屋裏，坐在牀邊思念一切經過的事。後來她把頭放在枕頭上，不大的工夫就睡着了。隔壁屋裏艾德華先生正同富女士談話。他說：『我的事情很忙，但是我願意問你幾句話：你愛我的小女兒麼

？你是時刻設法使她愛你麼？」富女士乃是個很嚴厲的教師，她心裏也並不喜愛孩童。她因爲只教美瑞一個人，工課很清閒，薪水又很大，所以纔就那個教職。艾德華先生問過她那兩句話之後，她就回答說：「我不敢說她若不愛我，決不是我的過錯。我爲她頗費心力。我竭力設法教她懂禮節，舉止言行要像大家閨秀。」艾德華先生說：「我並沒問你禮節和那些別的事。我問的是我的小女兒真愛你不愛；你真愛她不愛？她沒有玩耍的伴侶，她必是覺得很孤寂。我要把她現在這兩個保姆辭了，另選擇好的。」

富女士待了一會，說：「我看你的女兒所受的待遇很不錯。我每天同她出去散步，我離開她的時候便是兩個保姆照顧她。我不明白你爲甚麼要把她們辭退。我看她們很不錯，並且她們也曾受過那最好的兒童保

姆學校的訓練。『西方有專爲作兒童保姆的婦女所立的學校。惟有富足的人纔能雇用那樣學校中畢業的保姆。』艾德華先生說：『我不管她們受過甚麼學校的訓練，我只知道她們兩個不是我意想中要爲我的女兒找的保姆。如今我願意你也明白以後有些事必須改良。我要另爲她安排一間臥室，再特爲她預備一間讀書的屋子。她還在幼年，不能讀許多的工課；我甚願你好待她喜愛她。她每天必須同她母親到客廳裏去；她必須與她母親一同坐車出門。我願意你同她母親商議她應該穿的衣服，或是留意她當添甚麼新衣裳。』富女士聽了這些話就帶着驚異的樣子問說：『這是她母親的意思麼？』艾德華先生說：『這乃是我的命令，從此必須遵行。她的母親也已經曉得了。我再對你說，我不注意她讀甚麼工課，我只要你設法使她快樂。』說完了這話，艾德華先生便走出屋子去

了。

他走到美瑞的屋子裏去，看見她正躺在牀上酣睡。他看見她那青白的臉，和面頰上帶着的赤紅痕跡，就嘆息說：『可憐的孩兒，我甚希望我能多有工夫照應你。這座大樓房裏似乎沒有一個真愛你的人。』他從那裏出來就選了一間空氣流通的屋子，吩咐僕人說：『把這屋裏的器具挪出去，我要叫美瑞住在這屋裏。若是客人沒有地方，可以請他們到樓上去。』

這許久的工夫艾德華夫人還是在她自己的屋裏。她心中快樂，因為知道她丈夫要把她所需用的款項給她。她所以嫁她丈夫的緣故就是因為他有錢。她並不喜歡要兒女；美瑞生下來的時候她就說不願意見她。她的心中充滿自私和殘忍的意念，她一心只想吃喝穿戴，奢華宴樂。兩

個兒子她也不喜愛，他們放學回家的時候也輕易見不着她的面。有一年他們兩個放假的時候她曾打發他們到鄉間去居住，免得他們煩擾她。她獨坐在自己的屋裏心裏思想說：『我大概必須使那個孩子多在我身邊，不然恐怕我的丈夫不給我錢。我還要作新衣裳；再者我欠裁縫店和珠寶店的款也該還了。但是我真不喜歡孩子們。』

正當這時候她那法國的女侍者進來對她說：『太太，富女士要見你，她說是先生叫她來的。』艾夫人說：『富女士是誰？』侍者說：『她乃是美瑞小姐的教師。』艾夫人說：『叫她進來罷。』那女侍者將富女士領到屋裏去，艾夫人就指着一張椅子說：『請坐。你來見我有甚麼事呢？』美瑞又出了甚麼事故麼？』富女士說：『她身體還好，不過今天她臉上有一塊傷痕，紅腫起來，我不曉得是怎麼有的？』艾夫人說：

『昨天晚上我回來看見她在我的牀上，我當時用力在她的臉上打了一巴掌。除此以外你還有甚麼事麼？』富女士帶着畏縮的樣子說：『艾先生叫我來問你美瑞到客廳去或與你乘車出去的時候當穿甚麼衣服。』艾夫人說：『那我不管，你只要把她打扮得好看些年幼些就好了。我不願意她帶出六七歲的樣子，我願意使她看着像三四歲的孩子。你應該囑咐她不叫她多說話。這些事都是她父親的主意，我很不贊成，不過我想我只好隨從他的主意。』

富女士說：『美瑞並不是個淘氣的孩子，她實在是很有規矩。昨天她看見你便恨不得和你一同去，所以晚上她竟獨自跑到你屋裏來。她心裏以爲你不認識她。』

艾夫人說：『我從她生下來一個禮拜之後就沒再看見過她。但是我

給她雇了幾個保姆，還爲她請了一位女教師。我不能勞心費力的去照顧小孩子。但是她父親如今竟教她每日必須跟從我，所以我願意你給她置備幾套新衣裳。但是我願意她打扮起來像很年幼的樣子，因爲我不願意人看見我的孩子很大，以爲我的年紀不小。阿，這真是一件討厭的事。但是我的丈夫一定要這麼辦，所以後來有時候她要和我一同坐着車出去，有時候她要到客廳裏來。但是我必須等她臉上被我打的那塊傷痕消了纔容她到我身邊來。現在你可以帶着錢去給她買衣服。我要梳頭了。』

第四章

美瑞並不喜歡那新換的大臥室，因爲她從來就在樓頂上的一間小屋裏。如今她父親一定叫她搬到那華美的大屋裏去，她很覺得有些冷靜。

頭。夜兩個保姆很留心照顧她，一再的到屋裏去看看她睡着了沒有。但是竺並沒有來，美瑞心裏很想她。第二天早晨有個保姆給她穿衣裳的時候，她說：『我要看看竺，因為我很愛她。』那保姆說：『你這沒出息的孩子，爲甚麼愛竺那樣的一個小丫頭呢？她不過是個打掃屋子的丫頭阿！』

美瑞並沒回答甚麼，但是她問那保姆說：『你們是真要走麼？』美瑞已經聽見她父親叫她們兩個到月底一同去。保姆說：『是真要走；這都是因爲你的緣故，你萬不該下樓到你母親屋裏去。』美瑞說：『但是我那時候很想要看看她。我恐怕她不認得我。』保姆說：『你這樣辦真是可惜，因為你已經使我們遭遇不順。你若作個好孩子，可以照着我教給你的話去作。你可以去告訴你父親你很愛我們兩個人。你若換兩個新保

姆，恐怕她們要苦待你，不像我們這樣愛護你。所以你最好是去求你父親還留我們在這裏。你若不這麼辦，我恐怕黑大漢就要來把你裝在口袋裏帶走了。』保姆說這個話原來是要恐嚇她，但是美瑞說：『我並不怕黑大漢，你若願意我去說，我可以去求求父親還留你們在這裏。但是保姆，我願意你們也爲我作點事。我知道你們兩個有時候要出去看你們的朋友，你們再出去，剩我一個人的時候，請你們讓竺到我這裏來好不好？』

保姆說：『我們禮拜日就要出去看朋友。』美瑞說：『阿，你們去的時候一定要叫竺到我這裏來。你們告訴她來的時候先洗洗臉，因爲我雖然愛看她那髒臉，但是有的人不願意看。』保姆歡歡喜喜的說：『好，這些事我可以設法辦理，只要你作個好孩子，去對你父親說你願意我』

們兩個人仍然在這裏。但是你不要對他提竺，因為你若說了，恐怕他不許竺來。如今你的衣裳已經穿好，你臉上的傷痕今天也不像昨天那麼顯了。』美瑞說：『你不要提我臉上的傷痕，因為有的母親用手打兒女，有的用瓶子。』

保姆不懂她所說的話，就說：『你真是個奇怪的孩子。現在你應該到富女士那裏去了。不要忘了對你父親說你很愛我們，他若把我們辭了你一定很心傷。』美瑞說：『但是我並不心傷。』保姆說：『你必須這麼說，不然禮拜日我們一定叫你見不着竺。』美瑞說：『你放心，我總有的說就是了。』

美瑞到了富女士那裏，看見裁縫正在那裏等着要給她試許多的新衣裳，都是很華美的衣裳；還有許多雙新鞋都是和那些衣裳相配的。美瑞

從來沒穿過那樣華美的衣裳，所以一看見就驚訝說：『甚麼，這些新衣裳和新鞋都是我的麼？』富女士說：『這都是你母親叫我買的。』裁縫說：『這個小姐多大了？』富女士急忙回答說：『四歲。』美瑞說：『我今年六歲。』富女士說：『你沒有六歲，你不可以這麼說。你母親若聽見你這麼說一定要生氣。』裁縫給她試完了，富女士說：『你必須把這些衣裳快快作好，再預備幾頂四歲的女孩子戴的帽子。』美瑞頓着足說：『我不是四歲，我是六歲。』

富女士說：『不要多說，你只有四歲。過來坐在這裏，我有許多的事要告訴你。』裁縫走了以後，美瑞坐下，富女士就對她說：『下禮拜一你就要穿上一身新作的好看衣裳，同你的母親在客廳裏吃茶。到那時候你不可以多說話；若有人問你幾歲，你必須說四歲。你的舉動言行都

必須要顯出你母親很愛你，你也很愛你母親的樣子。『美瑞說：『我本來很愛我的母親，但是現在我不知道她願意我愛她不願意？』富女士說：『她願意別人以為她愛你。你必須記着你是四歲。如今我要領你出去散步，你可以去戴上帽子。』』

美瑞跑到自己的臥室中，看見竺正在那裏收拾屋子。美瑞說：『阿，親愛的竺，禮拜日保姆們要出去，你可以到我這裏來，領我去看看你的母親，我要給她五角錢，她可以買點甚麼放在瓶子裏。』竺說：那好極了。我這裏也已經為她積存了一塊錢。』那時候富女士叫美瑞，美瑞就歡歡喜喜的跟着富女士散步去了。

第五章

晚上艾先生到樓上去看他的小女兒。美瑞極其歡喜，說：『父親，我有個疑難的事要問問你。我願意知道心中不愛，口中却要說愛，這是錯不是？』她父親說：『我不明白你的意思。小姑娘應該竭力愛一切的人。你爲甚麼問我這個話呢？』美瑞說：『父親哪，我不願意我那兩個親愛的保姆走，因爲新換的保姆很可怕。她們打小孩子；把小孩子裝在口袋裏運走。』她父親說：『沒有保姆敢作這樣的事。你真愛現在這兩個保姆麼？』美瑞說：『我雖然不是真愛她們，但是也可以說是愛她們；請父親不要辭退她們。』她父親說：『那我可以再想想。我恐怕她們一向並沒有好好照顧你。我現在要去了，來和我親個晚安的嘴罷』。

美瑞說：『父親，晚安。請你把博德請來，我們彼此說聲晚安好不

好？」她父親說：「我很愛那個人。但是他如今是在我們家中作客，或者他不喜歡孩子們攪他。」美瑞說：「我想他很喜愛小孩子。」

她父親離開她那屋子，走到客廳裏去，對赫司德先生說：「我的女兒似乎很喜愛你。你若有工夫，請到她屋裏去和她談兩三分鐘話，好不好？」博德說：「我很喜歡去和她談談。」

於是他立刻上樓，跑到美瑞屋裏，把她抱起來放在腿上。美瑞說：「我有許多的事要告訴你。你知道我下禮拜要穿上好看的衣裳，作個四歲的孩子麼？你想我這六歲的孩子能裝作四歲麼？」赫司德先生不明白美瑞說的是甚麼，就接口說：「我給你說個故事，好不好？」美瑞說：「好，好，我很愛聽故事。」

赫司德先生說：「有一個小白老鼠和一個小灰老鼠，牠們彼此十分

嫉妒，時常分爭。有一天那小灰老鼠居然把那小白老鼠害死，但是後來忽然來了一個大貓，又把那小灰老鼠咬死。』美瑞說：『我不喜歡聽這樣的故事。我喜歡聽的是小姑娘們的母親怎樣好，怎樣愛她們。你知道我禮拜日或者能去看一個真愛兒女的母親麼？她有個瓶子，她常喝那瓶子裏的東西；但是我很喜愛她。她乃是竺的母親。』

赫司德先生顯出莫明其妙的樣子問美瑞說：『竺是誰？你說的是甚麼，我一概都不懂。』美瑞說：『竺是個很好的小女孩子。她擦洗我們家中一切的銅器。她臉上時常有塊黑點。』赫司德先生說：『不必再談那個竺的事，我現在要和你說「晚安」走了。』

美瑞說：『晚安。但是我還有一件事要問問你。你有一位親愛好看的母親，很疼愛你麼？』赫司德先生說：『有。』美瑞說：『她現在在

那裏呢？」赫司德先生說：「她現在在天上。」美瑞說：「天上是一切美好慈愛的母親都要去的地方麼？」赫司德先生說：「是的。」美瑞說：「甚盼望我那美好的母親和竺的母親都能到那裏去。」說到這裏，赫司德先生就告辭走了。

那天吃晚飯的時候，同桌有許多的客人。赫司德先生遇着一位從來沒見過的葛瑞女士。他忽然問她說：「葛瑞女士，你有兄弟姐妹麼？」葛瑞女士說：「有。我們弟兄姐妹八個，四男四女。你爲甚麼問我這個呢？」赫司德先生說：「因爲樓上有個很可愛的小姑娘，我想她一定喜歡認識你。輕易沒有人看見過她；她母親似乎無心照管她，因此孩童應該知道的事她好像一點都不知道。我記得我年輕的時候，我的母親常對我講說耶穌，天堂的事，並教我唱詩歌。自然我沒有完全遵行我母親

的那一切教訓，但是到如今我還沒有忘記。有時候我甚願能再成爲孩童，聽我母親的聲音和她所講的教訓。葛瑞女士，你信那些道理和教訓麼？』葛瑞女士說：『信，我誠心的信。』赫司德先生說：『那麼我甚願你認識小美瑞。我看我們應該想個指教她的方法。』

第六章

第二天艾夫人很忙。她要在那星期尾的時候帶着朋友乘坐遊艇到遠處去遊玩。那些朋友之中有赫司德先生和葛瑞女士。艾夫人心裏要爲別人成全一件事，她想赫司德先生若是能和葛瑞女士定婚，成爲夫婦，必是一件美事。於是她決定約他們二人乘坐遊艇一同出遊，使他們可以被此認識。但是她永沒想到她那可愛的小女兒，所以仍然把她留在家裏。

衆人都出了家門之後，兩個保姆也打好了她們的主意。星期日她們要出門，所以吩咐竺照顧美瑞。美瑞極其歡喜，對竺說：「我還存着我那五角錢，我們可以拿去給你的母親。」後來她又說：「竺，我很愛你那有烟痕點的臉。我後來有空的時候願意用手指在你的臉上畫個花，可以不可以？」

竺說：「小姐，不可以。我這樣就很好。」美瑞說：「竺，我還要問你一件事。你知道天堂在那裏麼？」竺說：「教堂裏時常對人詳細講論天堂的事。或者我們今天到我母親那裏去的時候，半路上可以到教堂裏去看一看。」美瑞說：「我們能在那裏看見天堂麼？因爲我的朋友博德的母親如今正在天堂，我甚願意見見她。」竺說：「我恐怕在教堂裏看不見天堂罷。」

到了星期日兩個保姆果然出去，留下美瑞和竺在家中。她們臨走的時候先給美瑞穿好了衣裳，後來就叫竺領着她出去遊玩。她們趁那個時候就溜出去，自己享樂去了。美瑞極其快活，說：『竺，竺，我們這時候快去你的母親罷。』於是竺就去洗了洗臉，把她那最好的外衣換上。美瑞說：『阿，竺哇，你真是好看：我看你那一點邪眼更增你的美貌。』竺說：『今天十二點我們兩個可以一同吃飯。廚房裏有一隻很嫩的小鷄，還有青荳，山芋，水菓和奶油。廚司務說那都是給我們吃的。』美瑞說：『那麼我們快快的吃飯罷。吃完了飯我們可以到教堂裏去打聽打聽天堂在那裏。』過了不大的工夫用人果然把飯端了來；竺像餓極了的樣子，吃得很香。吃的時候她就對美瑞說：『我看我們可以把這隻雞，青荳，山芋和水菓都留下一半給我母親帶去。』美瑞說：『很好

，很好。我們可以把一切剩下的東西都給你那親愛的母親拿去。』於是吃完了飯，竺給美瑞戴上帽子，兩個人就一同起身走了。

她們先走到附近的一個教堂裏去，坐在靠近門口的座位上。美瑞從來沒到教堂裏去過，所以她帶着驚奇的樣子往各處看。原來那時候正是孩童的禮拜，他們正唱：小孩子有一永家 在大高天以上

極明亮最有榮華 平安快樂無量

那天家極其尊榮 地上無家能比

那美地聖潔弟兄 往來不勝之喜

禮拜完畢之後，美瑞就問竺甚麼是小孩子的家。竺說：『那就是天堂；但是我也不很明白。走罷，我們快到我母親那裏去罷。』

於是她領着美瑞上了一輛公共汽車，不大的工夫她們已經出去很遠

了。後來她們到了一條窄小骯髒的巷口便跳下車來。竺領她來到一個很骯髒的小房子那裏，對她說：『這就是我們住的地方；我母親住在樓上。你見了她就可以把那五角錢給她，那樣她一定很喜歡。』美瑞說：『這個樓梯這麼黑暗，我怕得很。』竺說：『不要緊，你跟着我走就是了。』』

竺走到一個屋門前，上前叩門，就有一個身體胖大，穿着不整齊的婦人把門開開。她的臉面赤紅，也很不清潔，人已經像喝酒喝得半醉的樣子。美瑞看見她未免有些害怕，問她說：『你真是個母親麼？』她說：『是，是。我一共生了六個孩子，却已經埋葬了五個了。』美瑞說：『他們都到那名叫「天堂」的地方去了麼？』那婦人說：『自然他們是那裏去了。』後來美瑞就掏出袋子裏的五角錢來，對她說：『這五角錢』

你可以拿去買點東西放在你那瓶子裏。』那婦人接在手中，說：『小姐，謝謝你。過來坐在我的腿上罷。』美瑞走過去，但是心中有些害怕，因為她從來沒見過一個那樣像貌的母親。美瑞坐在她腿上，她就用嘴親她。

後來她看着竺，問她說：『竺，你那口袋裏是甚麼？』竺說：『這是我們給你帶來的食物。』那婦人聽說是食物，就把美瑞放下，坐在桌子旁邊大吃特吃起來。吃了之後，她又拿起她那瓶子來飲了一氣，便躺下睡着了。

竺對美瑞說：『阿，你已經見着一位真母親，也被她用嘴親過，我看我們現在應該回家去了。』美瑞說：『好，我想我們可以回去。』後來她又問竺說：『你母親的姓名怎麼稱呼？』竺說：『她叫賽克斯太太』

；我叫賽克斯竺。」

美瑞說：「阿，我所愛的人的名字現在我都知道了。我愛博德，愛賽克斯竺，愛賽克斯太太，也愛我的父親。我所愛的一共有四個人。」

她們兩個回到家中，美瑞上樓一看，頗覺莫明其妙。因為她還記得方纔去過的那個屋子那種骯髒和氣味，與她自己這個家大不相同。但是她那小心裏却不住思想說：「我愛賽克斯太太，她曾用嘴親我。她實在真是個母親。」

第七章

第二天小美瑞許多的新衣裳都作好了送來。裁縫還送了一大匣子新鞋新襪子來，配那些新衣裳。美瑞便一件一件的穿着試試。裁縫走了之

後，富女士就選出一身最好看的衣裳，對一個保姆說：『今天下午四點鐘你可以給美瑞小姐穿上這身衣裳，叫她到樓下客廳中去見她的母親。』美瑞說：『我不去，因為我本是六歲，為甚麼叫我說四歲呢？』富女士說：『你不應該說那樣的話，你應該遵從你母親的意思，作個好孩子。』

過了一會，美瑞說：『阿，親愛的富女士，我要問你一件事。你這一生曾到過一個天堂教堂裏去麼？你會聽見過許多小孩子唱「小孩子有一永家」麼？』她的教師富女士說：『教堂我自然去過，但是你不可以談論天堂，因為你還是個小孩子。你為甚麼談論起天堂來呢？』

美瑞說：『你看，博德的母親現在在天堂。』富女士說：『不要多說話了，現在差不多是你到你母親那裏去的時候。我盼望你要謹慎小心』

，作個好孩子。』美瑞說：『好，不過我不願意說是四歲。我盼望我母親生氣的時候別再打我一個耳光。』富女士說：『你不應該說那樣的話。現在我要告訴你今天下午應該怎樣。你進了客廳，應該一直到你母親面前去，把她的手拿起來用嘴親一親。若是裏面有客人，你應該恭恭敬敬向他們鞠個躬。然後你就應該再回到窗前去，坐在那小凳子上。別人若不對你說話，你萬不可先開口對別人說話。你面上應該顯出快樂的樣子。若是有人問你幾歲，你應該說「只有四歲」。若有人問你愛你的母親不愛，你必須說「很愛」。』

又過了一會，有一個保姆來給美瑞穿上很華美很時式的衣裳。穿戴好了之後，保姆就領她到富女士那裏去，讓她看一看。富女士說：『可以了，她穿上這身衣裳很像個四歲的小姑娘。』到了四點，她就拉着美

瑞的手領她下樓，到了客廳門外，對她說：『你現在可以進去，不要忘了我告訴你的那些話。』

正當那時候赫司德先生來了，美瑞看見她，就跑到他身邊去，對他說：『博德呀，我今天只有四歲了，所以我必須穿這樣華美的衣裳和鞋襪，其實我心裏並不喜歡這樣打扮。』赫司德先生看着美瑞說：『我可以領你進去；我知道男女孩童們喜歡的一種方法。我可以蹲下，你伏在我的背上，兩隻胳膊抱住我的頸項，我可以背着你走，你好像是騎牲口似的。』美瑞歡喜得大笑起來，立刻伏在他的背上，他便馱着她進了客廳。

艾夫人一見他們那樣進來甚是詫異。美瑞說：『快讓我下來罷，我不可以忘記。』她從赫司德先生背上下來，立刻跑到她母親身邊去，說

：『親愛的母親哪，我今年纔四歲；你看我已經穿上這華美的衣裳和鞋襪。願母親平安。』說完這話，她就把她母親的手拿起來用嘴親。她母親說：『以後不要再這樣。快去坐在靠窗戶的那個凳子上去。若沒有人對你說話，你不可以隨便說話。』

有些客人看着美瑞，心裏頗覺詫異，因為他們從來沒見過她。後來大家要用茶點，但是沒有人遞給美瑞甚麼，所以她覺得很難過。正當那時候，門開之處，葛瑞女士忽然走進來。她與艾夫人談了幾句見面的話之後，看見美瑞獨自坐在凳子上，也沒有茶點，就走到她身邊去，問她說：『親愛的孩子，你好麼？』美瑞回答說：『我很好，我今天只有四歲了，這個我心裏却不大喜歡。』

葛瑞女士拉過一把椅子去坐在她那裏，不大的工夫就把她抱過去，

使她坐在自己的腿上。美瑞說：『你又是我的——一個朋友了。我已經有了竺，竺的母親，博德，如今又添上你。』葛瑞女士說：『竺和竺的母親是誰？』美瑞說：『竺就在這裏作工；竺的母親常喝瓶子裏的東西。我昨天見了她，我很愛她，因為她真是個母親。她是個讓小孩子與她親嘴的母親。我的母親不願意孩子用嘴親她。我方纔親親她的手，她就很不樂意。』

赫司德先生給美瑞端過一杯茶，並給她拿過些點心去，說：『我想小姑娘大概都喜歡點心，就是四歲的小姑娘也必是喜歡。』美瑞說：『這是謊話。我已經六歲了。我想竺的母親決不肯使我說我只有四歲。』

第八章

小美瑞那時候同赫司德先生與葛瑞女士在一處，極其快樂。他們正談到一段可笑的故事，美瑞不禁高聲大笑起來。她母親忽然顯出發怒的樣子。她不喜歡美瑞受赫司德先生和葛瑞女士那樣的重看。她走上前來，用嚴厲的口氣對美瑞說：『你現在可以去了。不必對人說甚麼辭別的話，可以一直到你的保姆那裏去。』於是美瑞的笑臉立刻改變，垂着頭走出那屋子去。

艾夫人待美瑞出去之後，就對赫司德先生和葛瑞女士說：『我恐怕那沒有規矩的孩子耽誤你們的工夫太多。來罷，我打算明天請你們二位與我一同乘船在河裏遊行一趟。』赫司德先生說：『這個主意很好，可惜我們兩個都不能來，因為我們已經定規好明天要帶你的小美瑞先去遊公園，然後再到葛瑞女士家中去吃茶。』艾夫人說：『那個不要緊，你

們可以改一改日期。』葛瑞女士堅決的說：『我想那樣待小孩子未免太不仁愛不公道。』美瑞聽見葛瑞女士說那樣的話，心中極其歡喜。艾夫人臉上立刻顯出怒色。葛瑞女士站起來，說：『我很對不住。我現在應該走了。』艾夫人用冷淡傲慢的聲氣回答說：『再見。』於是赫司德先生就和葛瑞女士走出去，心裏明白他們得罪了她。

那天晚上有個僕人去見赫司德先生，說：『先生，我們的太太要和你說幾句話。』赫司德先生下樓，到了客廳裏，看見艾夫人獨自坐在那裏，面上帶着盛怒的樣子。她一見赫司德先生，就強笑着說，『博德，我一向很喜歡你作我們的客人，住在我們的家中。』赫司德先生說：『夫人一向善待我，我很感激。』艾夫人說：『你今年貴庚？』赫司德先生說：『二十三歲。』艾夫人說：『葛瑞女士纔二十歲。』後來她又接

着說：『我曾注意你，我想你一定很喜愛她，願意向她求婚，是不是？』赫司德先生說：『不錯，我果然有這個意思。』艾夫人說：『她的錢財雖然不多，但是她出自高尚良善的家庭；何況錢財在你是不成問題的呢。再者我若求我的丈夫，我敢信他必能給你介紹個很好的事。明天我那河上遊行的盛會，我決不肯因爲一個小孩子的緣故取消。你和葛瑞女士一定要來，我們十一點一同起身。你們明天一定要來。』說完這話，她便站起身來走出去了。

赫司德先生上樓，到美瑞屋裏去。他看見美瑞的父親也在那裏。美瑞一見赫司德先生，就高聲說：『阿，我最親愛的人都在這裏了；你看我的父親和我最親愛的朋友。』她的父親和赫司德先生聽見這話都笑起來。他們落坐之後，美瑞的父親就問美瑞說：『你今天下午在樓下的客

廳裏快樂不快樂？」美瑞說：「很快樂，因為博德和一位很好看的葛瑞珍珠女士也在那裏。明天他們還要帶我出去遊玩；遊玩之後我們還要到那好看的女士家裏去吃茶。」艾先生聽了這話，就轉身對赫司德先生說：「謝謝你們二位的盛意。」後來又對美瑞說：「我的寶貝，我看你面色發白，帶着乏倦的樣子，大概你應該休息睡覺了。」美瑞說：「父親，是的。阿，如今我的好朋友真多；即如父親你和博德，葛瑞女士，竺，竺的母親。我甚願她沒有那個瓶子；但是她摟抱着孩子，真是一位作母親的樣子。」她父親說：「你這是說甚麼呢？這些人都是誰呀？」美瑞說：「阿，這乃是個祕密。」她父親以爲她過於高興，心裏或者充滿了各樣意想的事。於是同着赫司德先生向她道了晚安，就離開她出去了。

赫司德先生到了自己的臥室裏，看見桌子上擺着艾夫人寫給他的一封信。他打開一看，上面寫着：『明天早晨我在船上等你和葛瑞女士。你若是不來，就請你以後不要在我們家裏作客了。』

那天晚上有個僕人到艾夫人屋裏去報告說：『請原諒我來攪擾你，小美瑞小姐今天晚上身體不大好。』艾夫人說：『胡說。我不能爲這麼一個小孩子的事受麻煩。艾先生要出門去辦事，我要到戲院裏去。那孩子沒有甚麼病。』

她出去之後，有一個保姆看見艾先生，就告訴他美瑞身體有些不安。她說：『她身上燒熱，口中不住談說一個拿瓶子的婦人，說她喝瓶子裏的東西喝得太多。』艾先生說：『快去請醫生來。』說完這話，他就到美瑞屋裏去，看見她躺在牀上熱度很高，口中胡言亂道。艾先生把她

從牀上抱起來，設法要使她安靜。美瑞說：『我要一位母親把我抱在懷裏，像竺的母親似的。你不能叫我的母親來抱我麼？我很想要一位母親。』艾先生說：『你等一等，我去設法試一試。』

醫生來了一看，說美瑞的病勢不輕。那一夜赫司德先生始終在美瑞屋裏陪着她。到第二天早晨三點鐘，艾先生從外面回來，也一直到美瑞屋裏去。他那一夜乃是到國務院裏去商議國事。他走到美瑞的牀前，對赫司德先生說：『博德，謝謝你這一夜的工夫陪伴她。她母親到這裏來看過她麼？』博德說：『沒來過。』艾先生又把美瑞抱起來；赫司德先生就退出去休息。

第九章

小美瑞的父親一看就知道她病勢很重。因為她嘴裏不住的說天堂；教堂；小孩子的家；竺的母親和一個瓶子；這一切的胡話。她求着要冷水喝，要洗冷水澡。後來她忽然又喊着說：『我要一個母親抱着我走來走去，像竺的母親那樣。父親，我有個肯抱着我走來走去的母親沒有？請你叫她來，好不好？』艾先生把她放下，去叫赫司德先生，說：『博德，你先陪陪這個孩子，我去叫她的母親。』

他到隔壁屋裏找着保姆們，她們面上都顯出驚惶的樣子。他吩咐她們不要睡覺，等醫生再來看看美瑞再說。後來他就到他妻子的臥室裏去。他的妻正在牀上蓋着極華麗的閃緞被睡覺。他上前去把她推醒，對她說：『快快起來，穿上衣裳。你的孩子病了，要你去抱她。她不住的呼喚你。快起來，到她那裏去罷。』

他的妻說，『胡鬧，她不久就好了。我不肯這時候起來，去抱那麼大的孩子來回走。我現在困倦得很。』她的丈夫帶着嚴重的樣子看着她說：『我一定要叫你到你的孩子那裏去。起來，穿上鞋，快走。』艾夫人說：『我恐怕她得的是傳染病。』她丈夫說：『也許是，但是作母親的顧不了那些個。你快快起來罷。』

艾夫人起來，剛走到門那裏，又轉過身來說：『我一定不能去，她不是有保姆麼，她們可以抱着她走走。』但是她的丈夫拉住她的胳膊，說：『你必須去照顧你的孩子。她現在不住的呼叫，要她的母親。』於是他開開門，把她領到樓上美瑞的屋裏去，到了美瑞的牀邊。

赫司德先生正在美瑞的牀邊那裏坐着，看見他們進來就站起來。艾先生說：『博德，你去請醫生再來一趟，請他趕緊來。』赫司德先生走

了，艾先生就坐下。美瑞忽然睜開眼睛，看着她母親說：『你真是個作母親的麼？』艾夫人說：『我是你的母親哪！』美瑞說：『我的母親，你真好看。母親，我熱得很，我可以拉拉你的手麼？』她母親說：『不必，你一拉我的手，就必要覺得更熱了。』艾先生對她的妻說：『你就把手遞給她，讓她拉一拉。』美瑞看着她母親，說：『親愛的母親，你若不肯，我就不拉你的手。』她的母親曾把我抱在她的懷裏。我知道母親們有許多的不同，你乃是個美貌的母親，我不能傷害你。』

美瑞仍然靜靜的在牀上躺着，看着她母親。過了一會，她就挪到牀邊，挨近她的母親，說：『母親，我很喜愛你這樣坐在我的身邊；但是我有時候也很害怕，因為我看見你的手，就以爲你是要打我的臉。阿，母親哪，你不肯打我了罷！』她母親說：『你不要這麼胡說，這麼淘氣』

。』其實美瑞是因爲熱度太高，胡言亂道，她自己並不知道自己說的是甚麼。後來她漸漸閉上眼睛，睡着了。美瑞的父親就對他的妻說：「謝謝你。」艾夫人說：「不必謝我，我很不願意到這裏來。這孩子有保姆們，她們可以照顧她。」

這時候門開之處醫生走進來了。他診察了美瑞一遍，就把艾夫人叫到門外去，對她說：「這個孩子病勢很重。我恐怕她是染着了甚麼傳染病。我現在還不敢準說。我要再請一位醫生來一同診察診察。我敢信這個孩子的腦經一定是受了很大的激刺。因爲她很驚惶很興奮的樣子。你們能告訴我是甚麼緣故麼？」她母親說：「我不知道。她有兩個保姆，一個教師，你可以問問她們。」

於是醫生把兩個保姆叫來，問她們說：「這個孩子近來到甚麼能得

傳染病的地方去了麼？」她們齊聲回答說：「那一定沒有。我們從來沒離開過她，無論甚麼時候我們兩個總有一個看護着她；除非她與她的教師在一處的時候我們不知道。我們從來沒讓她獨自一人各處去。」

兩個保姆出去之後，醫生說：「我們應該把這孩子隔離，免得這個病症傳佈，但是在這樣一大家人家之中一定是很容易傳佈。」艾夫人說：「醫生阿，我很怕傳染病，因為我的身體不很强健。請你告訴我的丈夫，說我不應該近乎這孩子。我們可以從醫院裏請最好的看護來服侍她。請你對我的丈夫說說。」醫生看着她說：「你若是害怕，不願意照顧你的孩子，就不必勉強。如今請你進去把艾先生請來罷。」

她走了之後，那醫生便自己叨念說：「感謝上帝，一切作母親的不是都像這一個。」艾先生來了，醫生告訴他再過幾點鐘他便可以查出那

孩子得的是什麼病。他說許是出天花，或是猩紅熱，或是白喉。不過準知道她害的是很利害的病。後來他又說：『我想一定有人帶她到不該去的地方去了。我現在要再請一位醫生來，也要從醫院中請幾個受過好訓練的看護來。你的妻說她很怕傳染，所以頂好不必再叫她到那屋裏去。你怕傳染不怕？』艾先生說：『我一定要幫助照顧我的孩子。』於是過了不大的工夫，艾夫人便急忙的從那屋裏跑出來，自己又上牀去睡覺。她自己笑着說：『哈哈，醫生說了話，我的丈夫大概不能再勉強我到那屋裏去了。』又過了有兩點鐘的工夫，她那隨身的女侍者前來對她說：『小姐病得很利害。她發高燒的時候不住的胡言亂道。』

艾夫人說：『不要向我提那個孩子。快快給我把早點心開來。你忘了我十一點鐘要乘遊艇去遊玩麼？我無論如何也要去。你去告訴赫司德

先生，說我一定等他。」

第十章

女侍者遵命去見赫司德先生，告訴他艾夫人在遊艇上等候他。赫司德先生看着那女侍者，對她說：「你們大錯了。美瑞病得利害，醫生們還要來診察她。你的主婦還能到遊艇上去尋歡取樂麼？我可以去見你的主婦。」於是he到艾夫人那裏去，舉手叩門。艾夫人在裏面應聲說：「進來。」赫司德先生走進去，艾夫人便歡喜說：「阿，你果然前來要與我們一同出遊，我真是喜歡。我們差不多都預備好了。我的丈夫糊塗，只顧那個孩子，自然他不能去，但是我可以和我的幾個朋友去。那孩子有看護照應着，不必要我。再者她得的是傳染病，我很害怕。你去我很

喜歡；我的丈夫只顧挂念那孩子，真是糊塗極了。」

青年的赫司德先生說：『我抱歉得很，因為我今天不能同去遊玩。

我要在這裏等候醫生來，聽聽美瑞的病勢如何。我小的時候，我的母親就去世了。但是我記得有一次我得了一種傳染病，我的母親時時刻刻的照顧服侍我。那個情形我一生一世不能忘記。』艾夫人聽了這話極其氣惱，說：『我想你的母親是個很糊塗的婦人。你若不肯同我出去遊行，請你不必再住在我們的家裏。』赫司德先生說：『好，我今天就搬走。我不能與你們同去遊玩。』說完這話，他向艾夫人鞠了一躬，就走出去了。

待了一會，有一個僕人進來稟報說：『夫人，車已經在門口預備好了。』於是別的僕人就把她出門的衣服拿出來。她正要穿上衣服出門的。

時候，忽然發生了一件使大家都稀奇詫異的事：竺忽然跑進來，跪在她面前，說：『請饒恕我，請饒恕我，這都是我的錯。』艾夫人說：『你這骯髒斜眼的小女孩子是誰？快給我走出去。』

竺從地上爬起來，說：『我可以把一切的實情告訴夫人。禮拜日我曾把小姐帶到教堂裏去。因為夫人出門去了，她覺得很煩悶。教堂中的人唱：「小孩子有一天家」。後來小姐說要看一個母親，於是我又把她帶到我們家裏去，看我的母親。我的母親時常喝酒，所以常帶醉容。她在禮拜那天又喝了一瓶。她曾到鄰舍家去，幫助照顧一個有重病的孩子。小姐到我家的時候，我的母親曾摟抱她，並與她親嘴，如今小姐也得了重病。』竺一面述說，一面哭泣。

艾夫人看着她，說：『你今天就給我離開這裏。』竺說：『很好。』

不過你的女兒得不着你的愛，所以她想要一位母親。」艾夫人說：「你這無禮的丫頭，快給我走出去。」竺出於無法，只得出去。艾夫人換好衣服，便坐着車走了。

過了不大的工夫，醫生又來了，他在甬道中遇見艾先生，就問說：「艾夫人在那裏？」艾先生說：「她出門去了。」這一次那醫生又請了一位專科醫生來，兩個人一同把美瑞又診察一回。後來他們出來，就對艾先生說：「我們察出她所得的是很利害的白喉病。她怎麼會染着這個病呢？」艾先生說：「我可以告訴你們。」於是他就把聽說竺對艾夫人所說的情形都告訴醫生。醫生說：「阿，原來是這樣染着的病！」

這時候有一個看護從美瑞那屋裏跑出來，說：「我們對於這個小姑娘真沒辦法。她哭喊着要她的母親。她說要她自己那好看的母親，就是

那個曾打過她嘴巴子的。』赫司德先生說：『她父親就要來了；我先進去看看我能使她安靜些不能。我小的時候得過這個白喉病，所以我不怕傳染。』

赫司德先生走進去，看見美瑞正發高熱，滿口胡言亂道。她呼叫說：『來罷，母親。你打我的臉我也不理會，只要你來就好了。』艾先生忽然走進來，聽見美瑞那樣胡說亂叫，就說：『我們怎麼辦呢？』赫司德先生說：『我有個主意。我可以把葛瑞女士請來。她一定能安慰安慰這個孩子。』艾先生說：『但是她不怕傳染麼？』赫司德先生說：『我想她不怕。』

赫司德先生立刻出去，一直到葛瑞女士的家裏去。她住的房屋並沒有艾家的那樣高大，但是裏面各處整潔，很像個家庭的樣子。他到了裏

面，看見葛瑞女士和她的母親，就對葛瑞女士說：『我來是要求你一件事。』於是他就把小美瑞的病情，和她母親出去遊玩，以及她大聲呼叫母親的情形，都對她們說了一遍。葛瑞女士聽了立刻回答說：『我可以到她那裏去。』赫司德先生說：『我應該先告訴你，她所得的乃是傳染病。』葛瑞女士說：『我不怕傳染。』她母親也在旁邊說：『珍珠若願意去，可以去。不過我這個女兒乃是我的至寶，我甚盼望她臨去的時候防備周到，免得受了傳染。但是我不願意攔阻她，因為我覺得她去安慰那小孩子是很正當的事。』於是葛瑞女士收拾好了，與她母親告辭，就同着赫司德先生走了。

他們急忙趕到了艾家，赫司德先生就把葛瑞女士領到美瑞屋裏去。美瑞仍然在那裏翻來覆去，哭喊呼叫母親。葛瑞女士過去拉着她的手，

說：『小美瑞，我來了。』美瑞說：『你是我的母親麼？』葛瑞女士說：『不是。但是我是替她來的。』美瑞說：『我的母親決不肯拉我的手。』葛瑞女士勸她不要再多說話，然後就撫摸她的手。美瑞說：『很好，很好。』不大的工夫她就睡着了。那受過好訓練的看護說：『葛瑞女士，我謝謝你。你實在是仁慈。如今你應該急忙用藥水去漱漱喉嚨，用藥肥皂洗洗手。我們決不能讓你染着這個病。』

第十一章

艾夫人那一天乘着遊艇在河上遊到半夜之後纔回家。她曾告訴朋友們說她的孩子病了，日夜有兩個看護照顧着她。她也告訴他們說因爲她身體軟弱，醫生囑咐她不可以幫助照顧那病孩子，要多到空曠的地方去

吸取空氣。

她回到家中，女侍者正伺候着她。她到了屋裏就問侍者說：『艾先生在家麼？』侍者說：『在家。因為小姐有病；先生一直在那屋裏陪着她。葛瑞女士也來了，大概赫司德先生也還沒休息。他們都在那屋裏。』艾夫人說：『真可笑極了。一個小孩子有點病，他們居然這麼手忙腳亂的大鬧起來。』侍者說：『夫人，她病得很利害，聽說她患的是白喉。』艾夫人說：『阿，白喉我怕得利害。你先出去，我要獨自在這裏想個方法。』

於是那女侍者就退出去。艾夫人很生氣，心裏想：不得着她的允許，怎麼居然有人敢把葛瑞女士領來呢？爲甚麼她丈夫要陪伴着那病孩子？難道說沒有人想到她麼？她的腦子裏不住的思想這些問題。但是她思

想了些時候以後，竟上牀睡了覺。那知過了不大的工夫她的丈夫便進來推醒她，對她說：『我來告訴告訴你美瑞的情形。她病得很利害。』艾夫人把身子往遠處挪挪，說：『你這樣挨近我，不會把那個病傳給我麼？』艾先生說：『我已經換了衣裳，沒有甚麼危險了。我願意你到你的孩子那裏去看看她，不要害怕。她發熱的時候不住的呼叫你。她是你的孩子，請你去看看她罷。你去了或者能救她的性命。』艾夫人說：『我不去。我連那屋子附近都不肯去。我不管你心裏怎麼想，我決意不肯去看她。』艾先生聽了這話就走出去。

第二天早晨僕人給艾夫人送了一封信來。那封信是那天與她一同乘着遊艇出遊的一個朋友寫給她的。信裏說：『艾夫人粧次。聽說你的愛女美瑞患白喉病，我們心中十分的難過。我們知道你一定要時刻陪伴着

她；聽說葛瑞女士也在那裏幫助你。我敢信你能體諒我們，因為我們也有兒童，所以在你那小美瑞的病未得痊愈的時期之內，我們不能到府上去拜訪，也不能請你到我們的家中來。甚盼望她的病不久便可以痊愈。此上日安。葛雷漢貴司啓。」

艾夫把那封信看完就撕了，頗覺怒上加怒。僕人進去，看見她的眼紅着，顯出剛哭過的樣子。艾夫人一見那僕人進去，更有氣了。她覺得衆人都是爲那個孩子的病忙亂。她立刻問那僕人說：「你來作甚麼？」僕人說：「美瑞的教師富女士要求見夫人。」艾夫人說：「好，我可以見見她。你快去叫他們把車備好，我要坐着車到公園裏去遊遊。」

僕人去後，富女士便走進去。艾夫人帶着傲慢無禮的樣子對她說：「你有甚麼事？」富女士說：「我對於小姐的病心中頗覺難過；聽說她

今天比昨天病勢更加沉重。』艾夫人說：『孩童們大都是病的快，好的也快，這又算了甚麼！你還有別的事麼？』富女士說：『艾先生說我沒有留心教導照顧美瑞，辭退了我，所以我無事可作了。至於欠我的薪水，他也忘了還我。』艾夫人說：『是麼？』說了這話，她忽然想到要獨自坐車出去的事，覺得不如叫這個女人陪伴陪伴。於是她就又對富女士說：『我就要坐着車出門，你若喜歡，可以和我一同去。我或者要遇着許多的朋友，你却不必理會他們；也不可以和我多談美瑞的事，因為我不喜歡小孩子。』於是她們兩個便一同坐着車到公園去了。

富女士一路遵守艾夫人囑咐她的話。她很捨不得離開美瑞，因為她很貧苦，不知道那裏能再找着一個事。她們在公園裏果然遇見許多的朋友，有的知道小美瑞病得很利害，看見她那樣到公園裏去散遊，心中頗

覺稀奇詫異。艾夫人看出那個情形，就轉身對富女士說：『我要告訴你一件事。我的丈夫和許多朋友們都以爲我應該照顧我的孩子。但是我決不肯那麼辦，因爲我很怕染着疾病，也不喜歡小孩子。因爲小孩子發熱呼叫我，我便應該拿我的命去冒險麼？我今天下午已經拿定主意，要離家到海邊去住些日子。我要帶着這輛車和隨身的侍女去。如今我願意你也陪我去，一切的費用都是我付。我們到了那裏一定很快樂，等到美瑞的病好了我們再回來。你喜歡同我去麼？』富女士回答說：『我很喜歡。』艾夫人說：『我看你必須作幾件新衣裳；你可以到店裏去買兩三套，向我算賬。』後來她又大笑着說：『哈哈，這真是個脫離小孩子疾病煩擾的妙法。』

第十二章

美瑞病勢不見輕減。她很喜歡葛瑞女士陪伴着她。她喜歡她那溫柔的聲音和撫摸，但是她仍然時常呼叫她的母親。她呼叫說：『我要看母親，我要看母親。』竺有個母親；她曾把我摟在她的懷裏。我要一個真真切切的母親。』

艾先生去見了他的妻之後又回來的時候，面色青白，帶着很焦慮的樣子。他對赫司德先生說：『你若要成家的時候，千萬不要娶一個時髦風流的女人，千萬不要因為女人的美貌娶她。你看，我的妻如今竟不肯來看她的孩子。』

過了不大的工夫，葛瑞女士從屋裏出來，說：『艾先生，我們一定

得打個主意。我想出一個法子，不知道你合意不合意？」艾先生說：「甚麼法子？」葛瑞女士說：「我恐怕我們若想不出安慰小美瑞，使她安靜的法子，她的病難得痊愈。」艾先生說：「我也看出這個情形，只是她的母親無論如何也不肯來。」葛瑞女士柔聲說：「她的母親是心裏害怕，不敢來。如今我的法子，是設法把竺的母親叫來。我可以親自去叫她，看看她乾淨不乾淨。我知道美瑞得這個病大概就是那天去看她得的。但是或者現在她能救她的命也未可知。美瑞一定要一個母親，我想我們可以把她叫來試一試，不可以再耽擱。」艾先生說：「我們叫那樣一個婦人來與我的孩兒接觸，似乎未免太難了。但是葛瑞女士，我明白你這一番慈心，所以凡你以為可辦的我都願意依從。我可以吩咐人把車預備好，和你一同去。」

不大的工夫他們就到了竺的母親所住的地方。葛瑞女士上前叩門，竺就把門開了。葛瑞女士問她說：『你就是竺麼？』竺說：『是。』葛瑞女士說：『聽我告訴你：美瑞小姐病得很利害，很想要見一個母親，所以我來叫你的母親，願意她和我去一趟。』竺說：『阿，我的母親醉了，現在在臥房裏睡覺呢！』葛瑞女士說：『那麼我們必須把她叫醒了，你可以去叫她。』竺說：『我叫不醒她，因為她喝了陳（一種烈酒），就是叫醒了她，她也作不了甚麼。』

葛瑞女士堅決的說：『你給我一瓶冷水，領我到她的臥房裏去。』竺照着她所吩咐的作；葛瑞女士到了臥房裏就把那瓶冷水倒在老婦人的臉上。老婦人被冷水一激，立刻醒了，坐起來，說：『你是誰？』她看見葛瑞女士穿着白衣裳，就又問說：『你是一位天使麼？』葛瑞女士對她

說：『快起來，竺可以幫助你穿衣裳；她也可以把我的來意告訴你。』於是又吩咐竺說：『快幫助你母親洗臉，叫她洗得乾乾淨淨的，然後穿上她那最乾淨最好的衣裳。』竺說：『她最好的衣裳都在當舖裏。』葛瑞女士說：『多少錢能贖出來？』竺說：『五角錢。』葛瑞女士給了她五角錢，她就急忙到當舖裏去把她母親的衣裳贖出來。

葛瑞女士又使老婦人喝了一杯濃茶。那時候她精神漸漸恢復，外表看着也很整潔，於是竺就把葛瑞女士的來意告訴她。她聽了之後，就說：『好，好，我可以去，暫作那小姐的母親。』她們上車的時候，艾先生看見她，很有些敬重她的意思。她一到了外面，更覺得有精神，葛瑞女士就把小美瑞怎樣想念母親的情形都告訴她。她眼中帶着慈母的愛情說：『可憐的小姐，我一定要盡我的力量安慰服事她。』

到了艾宅，葛瑞女士就把她領到樓上一間空屋裏去，又給她點茶喝，叫她在那裏等候，聽招呼。

第十三章

全城中最有名，最有本事的醫生都被請來診治小美瑞的病。衆醫生都說她的喉痧已經見好，但是她的心房却漸變軟弱。內中有一位醫生說：『這孩子的母親在那裏呢？她應該在這裏陪伴着她。她若時刻這樣呼叫，想她的母親，病決不能見好。』有一個看護告訴醫生，說她母親不肯來。醫生就頓着足說：『我知道有那樣的婦女。那樣的婦女決不應該出嫁，生養孩子。她們實在是婦女界的羞辱。』

衆醫生從那屋裏出來遇見葛瑞女士，有一個醫生問她說：『你是這

一家的親戚呢，還是朋友呢？」葛瑞女士說：「我是他們的一個朋友。」

『醫生說：『你能感動這孩子的母親，使她來陪伴她麼？』葛瑞女士說：『這個恐怕我辦不到，但是我有個主意。我這裏已經叫了一個婦人來，她是個作母親的。她是個貧苦的婦人；美瑞的病就是到她那裏去染着的。她的女兒是這裏的一個丫頭，就是她把美瑞領到她們家去的。小美瑞熱度高的時候，常常提到竺的母親，不知道你肯叫她進去陪伴那病孩子不肯？』醫生說：『叫她進去試試也好。那孩子若是甚麼母親都見不着，恐怕性命難保。』』

葛瑞女士進去把一切的事告訴看護們，她們聽說已經得了醫生的許可，就說：『我們可以試試這個法子，因為我們已經把各樣的方法都想盡了，到底沒有用處。』於是葛瑞女士又到竺的母親等候着的那屋裏去

，對她說：『你可以到那屋裏去。小美瑞現在正睡覺，等到她醒了的時
候你就可以用作母親的口氣對她說話。』老婦人說：『好，好。就這麼
辦罷。』後來又自言自語的說：『可憐的小美瑞！母親就住在這大樓裏
，却不肯來陪伴她，真是可憐。好，我可以去安慰她。我自己的孩子
們，我沒有不疼愛的。』

後來她到美瑞那屋裏去，坐在她的床旁邊。忽然間她說：『葛瑞女
士，我很想喝點甚麼，你能給我點酒喝麼？』葛瑞女士說：『因為這病
孩子的緣故，你萬不可以喝酒，請你不要再想酒喝。』正當那時候，美
瑞睜開眼睛看見那老婦人。於是老婦人立刻對她說：『我那可愛的孩子
呀，我抱起你來在這屋裏走走，好不好？』美瑞說：『你真是個母親麼
？』老婦人說：『是，我是竺的母親。』美瑞說：『我愛竺。』老婦人

說：『你也很愛我。我要好好的抱着你在這屋裏走一走。』說了，她就從床上把美瑞抱起來，口中哼哼着，來回來去的在屋裏走。美瑞說：『我愛你。你真是一個母親，我很愛你。』

這樣又過了不大的工夫，美瑞竟閉上眼睛，在她懷裏睡着了，面上帶着很快樂，很滿足的樣子。於是竺的母親就把她放在床上，走出去。門外看守等候着的葛瑞小姐對她說：『你還不能走。』老婦人說：『她一定可以睡幾點鐘的工夫，我要回家去喝點酒。我明天可以再來看她。』

第十四章

艾夫人出門以前並沒打聽打聽她的小姑娘病勢如何。她要急急忙忙

的離開她的家，免得受着惡病的傳染。富女士買好了她的新衣裳回來，艾夫人就對她說：『你可以叫一個僕人領你到一間臥室裏去，把你買來的新衣裳換上一身。你不能就穿着身上這一套難看的舊衣裳和我一同出門。快快的去，我就要動身，車已經在門口等了許久了。』

富女士立刻聽她的話去換衣裳。衣裳換好了之後，她很想要知道知道美瑞的病勢如何。於是她拿定主意到那屋子那裏去探聽探聽。後來她到了那屋門口，看見門上挂着一塊大布單子，上面浸濕了消毒的藥水。她探首往裏面一看，只見地板上扔着一隻小襪子。她輕輕的把那布單掀起來，伸胳膊把那隻小襪子拿到手中。那時候她聽見小美瑞正發出微弱的聲音和她父親說話。富女士的心中當時充滿了憐恤小美瑞的意念，因為她母親狠心出門，不肯來照顧她。她把那隻小襪子往懷中抱一抱，然

後裝在衣袋裏。那隻襪子就是小美瑞那天穿着到她母親會客室裏去的一隻新襪子。富女士從那裏快快的跑回去。她心裏說：『我真不明白她的母親，我看她真是忍心。但是我如今被窮苦所迫，又失了業，一定得跟着她去，諸事討她的喜歡。』

艾夫人給她丈夫留了幾個字，告訴他她要出去幾天，因為她很怕傳染。不大的工夫她們就動身走了。艾夫人帶着很多的行李和幾個親信的婢僕。過了兩點鐘的工夫，她們就到了海邊了。她們臨起身的時候就給海濱旅館打了電報，所以到了那裏的時候，上好的房間已經給她們預備好了。那些僕人都不知道她爲甚麼忽然到海邊去居住。但是那天晚上她那隨身的女僕把一切的事都告訴了她們。她對她們說：『小美瑞病得很利害，但是她這作母親的竟撇棄她，不管她。那孩子黑夜白日的哭喊着

要她見，但是她不肯去，她說怕受了傳染。『所有的僕人聽了這樣的話，都有些氣恨，大家都拿定主意不再敬愛她，不給她好好的作事。

艾夫人本想到了那裏大得快樂，希望一切富貴的親友都去拜會她，請她到他們家中去宴會，因為她的丈夫是各處知名的人。那知道了那裏並沒有人來見她，請她；她請別人，別人也都寫回信辭謝了她。所以她心中大發怒氣。她說：『一定是有人把那孩子患病的消息傳出去了。』她以為是富女士傳出去的，但是富女士說她從來沒對人說過那個事。艾夫人說：『我若知道是這個樣子我決不來。』富女士那些日子很難過，因為艾夫人對她很傲慢，時常斥責她。無論她怎樣盡力討她的好，結果也落不了好。

第十五章

小美瑞睡了那長時間的一大覺，醒來之後便覺得好多了。看護給她點吃食，她吃了之後就看着葛瑞女士，面上顯出笑容。待了一會，她就發出微弱的聲音說：『我是作夢來着，還是真事呢？是有一個身量高大的，實在的母親，抱着我在這屋裏來回來去的走來着麼？她是把我摟抱着，很愛我麼？因為她那麼抱着我走，所以我覺得好多了。』

葛瑞女士說：『那是實在的事。竺的母親來了。她抱了你很久的工夫，後來你睡着了，她纔放下你。』小美瑞說：『我那親愛的竺的母親。我甚盼望她有錢能買瓶子裏的東西。』

那天晚上醫生來了就說她的病見好，所怕的就是她的心房太軟了，

因此必須設法使她靜養，她纔能慢慢的強健。美瑞聽了醫生的話很喜歡遵從，所以她時刻又快活，又安靜。她不再要竺的母親；她的願望似乎是已經滿足了，因為她已經被一個實在的母親抱在懷中。她這時候也不再要她自己的母親。她吃的很好，所以一天比一天強健。但是醫生仍然囑咐他們十分小心，說她的心房必須過幾個禮拜的工夫纔能復原。

葛瑞女士去把那一切的情形告訴赫司德先生，赫司德先生當時很想要求她一件事，但是後來他拿定主意要等美瑞好了再對她說。原來赫司德先生乃是要向葛瑞女士求婚，但是他覺得應該等美瑞好了再說。

美瑞的病日見痊愈，艾先生心中十分快樂。他這時候不甚注意他的妻了，因為他一想她，立刻就想到她是怎樣的自私，於是拿定主意以後自己要多注意美瑞的起居。過了四個禮拜，醫生就許美瑞在床上坐着了

，於是全家的人心中都極其歡喜。

第十六章

艾夫人在海邊一點快樂都沒得着，因為毫無提神的事，也沒有人邀請她宴會。富女士在那裏也很難過。有一天早晨，天氣很熱，富女士到樓下來吃早飯的時候，覺得身體很不舒服。艾夫人毫不理會她。她吃不下甚麼東西去。飯後艾夫人拿着個枕頭到花園裏去，把枕頭放在一把長椅子上，四肢舒展開，坐在那裏。她對富女士說：『我今天早晨有點頭痛，你可以把那本故事書拿來，念給我聽聽。』富女士說：『我恐怕今天早晨我不能高聲念，因為我的喉嚨很疼。』艾夫人坐起來說：『你說甚麼，你的喉嚨疼！快快不要接近我，趕緊離開我這裏。我恐怕你的病

要傳給我。快去罷！快請個醫生看看，千萬不要再到我身旁來！」

富女士只得得到屋裏去。後來醫生來了，診察過她以後，就說：『你得了喉痧。我可以叫一個看護來照應你。你的熱度很高。你怎麼染着的這個病呢？你沒到這裏來的時候曾陪伴過艾夫人的孩子麼？』富女士說：『她得病的那一天我同她在一處來着。』後來她又說：『我告訴你，我心裏很爲那孩子難過；因此我們這一次將要起身的時候，我曾到樓上去要看看她的病勢如何。我當時看見她屋裏的地板上有一隻小襪子，我就拿起來放在胸前的衣袋裏，到如今這隻襪子還在我這胸前的衣袋裏。我也有幾次曾把牠掏出來，用嘴親牠。』醫生說：『我要去見見艾夫人。』富女士說：『千萬不要去見她，她害怕得很。你就告訴她那親隨的使女就好了。』

艾夫人那親隨的使女聽見富女士得病的消息，就到富女士那裏去，對她說：『我可以幫助你到牀上去休息，也可以爲你作一切別的事，等看護來了我再走。我決不讓你一個人這樣病着在一處。就是艾夫人生氣，把我散了，我也不怕。我看她真是個自私的人。』於是她果然陪伴着富女士，等候看護來到。

看護來了，那使女就到艾夫人那裏去，說：『阿，太太，可憐的富女士已經染着那個病了！我心裏真爲她難過。』艾夫人聽見這個消息，立刻站起來說：『我要立刻離開這裏，回到倫敦去。我想那裏現在已經沒有這個傳染病了。你快去把我們的行李收拾起來。』那使女立刻到屋裏去收拾東西，並且告訴一切別的用人，說說她是怎樣看他們的主婦。行李收拾好，車來了，她們就又起身回城裏去。

艾夫人到了家裏的時候混亂得很。她一句沒問她的孩子怎樣，一直的就到她自己的屋子裏去。過了不大的工夫，她忽然對她的使女說：『我的喉嚨也疼起來了。』使女說：『阿，恐怕你也要得那個病。因為凡心裏害怕的人，多半要受傳染。』艾夫人立刻哭起來，說：『我病了，我準知道我是病了。我的喉嚨像火燒一般，快給我一杯冰水喝罷。』使女把冰水給她拿來，她一面喝着，一面說：『哎呀，我實在難過了。我一定是染着那個病了。現在家裏有甚麼人？』使女說：『就是葛瑞女士和兩個看護在小姐的屋裏。你願意見葛瑞女士麼？』

艾夫人說：『我不要見她。照理說我不請她，她不應該到我們這裏來。』使女說：『所有的用人都是葛瑞女士幫助救了小姐美瑞的性命。他們說有一天另有一個婦人來了，她等小姐一哭喊你的時候，就把小

姐抱起來在屋裏走。阿，我看有病的孩子一定要母親陪伴哪！」艾夫人說：「你怎麼這樣大胆，在我面前胡說。快去看看，若是艾先生不在，可以把葛瑞女士請來。」

使女說：「艾先生這時候正在國務院裏，商議重要的國事，今天回來一定很晚。我可以去把葛瑞女士請來。」使女去見着葛瑞女士，把艾夫人和富女士都回來了的事告訴她。葛瑞女士立刻換了衣裳到艾夫人那屋裏去。艾夫人看着她，對她說：「不要走到我身邊來，你站在門那裏就好了。你怎麼在我們的家裏呢？」葛瑞女士說：「艾夫人，我因爲你的孩子病得很重，被赫司德先生請了來的。孩子哭喊着要你，你却不在家中。我很喜歡陪伴小孩子，所以我一聽說就來了。」

艾夫人說：「不先得我的允許，你不應該到我們家裏來。如今我的

孩子已經見好，你可以去罷。」葛瑞女士說：「你說叫我走不行，艾先生要叫我走，我纔肯走呢。現在那孩子還離不了我，我還得陪伴她。」艾夫人立刻嗚咽着說：「阿，人人都反對我。我現在病了，立刻要請個醫生來看一看。你若不肯走，可以給我請個醫生來，你回來他可以和我再談談話。我真害怕得很。我不願意有病，我也不願意死，」葛瑞女士說：「我看你未免太害怕了。我可以去給你請醫生。」說完這話，她一按鈴，使女就走進來。原來這許久的工夫那使女把艾夫人怎樣在海邊獨居無聊，沒有人去看她，也沒有人請她的一切情形，都告訴其餘的僕人們。末了她說：「我看她是個自私的婦人，我不要再給她作事了。她起身的時候，居然把那得了病的富女士孤孤獨獨的撇在那裏。」

葛瑞女士見那使女進來，就對她說：「你們的太太病了。我要爲她

請一位醫生一位看護來。你可以把她的衣裳收拾收拾，幫助我把她舒舒服服的安排好。」過了不大的工夫醫生就來了。他設法安慰她，要打起她的精神，但是他診察已畢，從屋裏出來，就對葛瑞女士說：「不錯，她是染着那個病了。我要立刻打發兩個看護來照顧她。」於是葛瑞女士又到艾夫人那屋裏去，幫助她舒舒服服的躺在牀上。

待了一會，艾先生和赫司德先生都來了。他們一起跑到樓上，要到小美瑞的屋裏去。葛瑞女士聽見他們的腳步聲，就迎出來，告訴他們富女士獨自住在海邊，得了喉痧；艾夫人已經回來，也染了那個病。

艾先生說：「葛瑞女士，你怎麼樣？我真是爲你擔心。」葛瑞女士說：「我不害怕，我極其小心留神，不必爲我擔心。」艾先生說：「我先去看看小美瑞，後來再去看我的妻。」艾先生走了之後，赫司德先生

就上前去對葛瑞女士說：『我這一向耐心等候着，當小美瑞的病沒出離危險的時候，我甚麼話都沒對你說。但是我想現在我應該把我的心事告訴你了。我要求你作我的妻。我很愛你，不願意讓你爲一個私己的婦人冒這個受傳染病危險。』

葛瑞女士說：『我們應該先講本分。我一定謹慎小心。我也沒打算去陪伴她，不過我這時候若有能安慰她的地方，我必盡力而爲。』赫司德先生說：『我知道你心裏的感想，但是請你告訴我是否願意作我的妻。你愛我麼？』葛瑞女士忸怩着說：『我愛你。你應該把這個事和我的母親說一說，因爲我父親已經去世了。我想到了小美瑞好了的時候，我母親便可以安排我們成婚的一切事。』

他們在那裏談了一會，葛瑞女士就到美瑞屋裏去。美瑞見她進去，

就看着她，對她說：『你的樣子真好看，兩眼有光，發出快樂的神情。』葛瑞女士說：『小寶貝，你聽着，我要告訴你一件祕密事。等你好了的時候，我就要嫁博德了。』小美瑞說：『阿，我知道了。我這一向常看見你們手拉手的在一處。有一次我夢見我已經到了天堂，我到了那裏就找博德的母親。我找着她之後，就約她一同在那裏等候你和博德。我對博德的母親說你們兩個一定要同去。阿，我心裏真喜歡。我好得真快呀。』葛瑞女士與美瑞接了一個吻，說：『你現在不可以再多說話了。』

第十七章

小美瑞的病好得很快，只是醫生仍然囑咐家中的人，須要十分小心

，因爲她的心房極其軟弱。

有一天下午葛瑞女士出門，去望看自己的母親。她同她母親到公園裏去，在那裏把艾家這些日子一切經過的情形都告訴她母親。她也歡歡喜喜的告訴她母親小美瑞好得怎樣快。就在那天下午，陪伴小美瑞的看護也離開她，出去了一會的工夫。正當那屋裏沒有人的時候，竺跑來向美瑞的屋裏探望。她看見屋裏沒有別人，就跑到美瑞牀邊去，說：『我不能再忍耐等候，我一定要親眼看看你的病見好。』

美瑞說：『竺，我謝謝你。我很喜歡見你。你臉上有塊黑點，我很喜歡看。』竺說：『我很喜歡你那忍心的母親得了病。』美瑞說：『你不應該說我母親忍心。她也沒得病，不過是出去住幾天。』竺說：『她已經回來，喉嚨也像你那樣疼得很利害。你病着的時候她都不肯到你這

裏來；後來我的母親來了，纔使你的病見好。』美瑞說：『見了你母親，千萬替我問好。現在我乏倦了，你可以去罷。』竺因為怕人看見她，就立刻快快的走了。

後來看護回來，往屋裏一看，看見美瑞眼睛閉着，就又走了。她以為美瑞睡着了，因為她身體很乏倦，所以她躺在牀上去休息休息。其實美瑞並沒睡覺，她乃是閉着眼思想竺所告訴她，關於她母親的一切情形。她眼中含着淚，自己心裏說：『阿，我母親的喉嚨疼痛，我心裏很難過。或者她願意有個人去愛她。她一定不喜歡竺的母親去，我現在已經好了，不妨到她那裏去，看看她。』

她主意拿定，就慢慢的下了牀，自己心裏說：『不錯，我必須到我母親那裏去，恐怕她現在正像前者我想她似的那樣想我。』她的心立刻

急速的跳起來，但是她慢慢的果然走到她母親的門口去。她一直進去，站在她母親的牀旁邊，並沒說甚麼。後來艾夫人忽然一轉身看見她，就問說：『這是誰？』美瑞回答說：『這乃是美瑞，是你的親女兒。親愛的母親哪，我準知道你很想我，願意見我。母親哪，你的喉嚨疼得很利害麼？讓你的親女兒握握你的手好不好？讓我上牀去與你親個嘴罷。我病着的時候你不能到我那裏去，如今我却到你這裏來了。我乃是你最親的親女兒。你身上很熱，我身上却很涼。』

艾夫人看着她，說：『你真願意挨近我麼？』美瑞立刻爬到牀上去，說：『親愛，美貌的母親哪，我真愛你。母親，你困了麼？我很困。』她這樣說着，就倒在她母親的懷裏睡着了。艾夫人看着她，自己心裏說：『我一向乃是個自私的母親。這一次我好了的時候，我一定要愛她』

，好好照顧她了。』於是她用嘴親了親美瑞的頭髮，也就睡着了。

過了約有十分鐘的工夫醫生和看護都來了。醫生看見牀上的小美瑞，大吃一驚，急忙把她抱開。艾夫人這時候覺得好些，熱也已經消退，所以沉沉的睡着了。醫生把美瑞抱到旁邊的一間屋裏去，診診她的脈，又聽聽她的心，說：『不曉得這是誰的疏忽。這孩子因為到她母親這裏來，竟喪了自己的性命；她已經死了！』

於是他們立刻把美瑞的屍身抬到她自己的屋裏去。沒一個人能準說她是甚麼時候死的，但是他們知道必是當她上牀投到母親懷裏去的時候，便快快樂樂的到那永遠得享福樂的天國裏去了。她必是聽見耶穌說：『容小孩子到我這裏來。』

過了好幾天他們纔叫艾夫人知道，醫生這纔對她說：『那小孩子爬

到你的牀上去，用的氣力太過了。她捨掉自己的性命來幫助你。」

艾夫人的病好了之後，從此大大改變，與以前大不相同。艾先生因爲心中充滿憂傷，所以離家出門去住了幾個月。他回來之後，看見他的妻變得溫良利善，喜歡爲別人作事，使別人快樂。她不再去忙亂那一切社會交際的事。她的兩個兒子從學校回來，幾乎不認得她，因爲她忽然對他們那樣慈愛，關心。

這本書的結局不但有憂傷，同時也有喜樂。因爲赫司德先生果然與葛瑞女士成了婚。他們常談論小美瑞，認她是天堂的一個小天使。因爲美瑞的緣故，他們很善待竺。他們也設法把竺的母親送到一個戒酒的機關裏去，幫助她戒除了醉酒的惡習。